

●戴煜滨

论中国图书馆学的形成与发展

ABSTRACT Having included an account of all the basic problems in the early days (1920-1937) of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of libraryscience in China, such as, objects of study, system of the subject, ways of study and the study of the related subjects, the author also makes a brief comment on them. 3 illus. 46 refs.

SUBJECT TERMS Library science · China, 1920-1937 ·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 Studies

CLASS NUMBER C250

图书馆学知识产生颇早,图书馆学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但作为一门学科,图书馆学在中国的形成应当是本世纪20年代的事情。1920年,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和北京高师暑期讲习班的创立,图书馆学课程体系的出现,标志着图书馆学在中国大地上已经诞生。实际上,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已经加速了图书馆学知识的渐进过程,而且孕育着图书馆学形成的某些直接因素。如果把1894年“图书馆”名词的出现作为第1粒撒在我国国土上的种子的话,那么,中国图书馆学从那时播种萌芽,20年代形成以及发展至今,已经

走过了整整100年的发展历程。对于这100年,可以划分为前50年和后50年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虽然大不相同,但却存在一脉相承的方面。前50年是承继清末对古代藏书工作进行总结,吸收近代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然后加以融合和发展的阶段,是我国图书馆学的萌芽和开创时期,而后50年则是我国图书馆学持续发展、逐步提高与日趋成熟的阶段。本文主要探讨前50年(1920~1937)中国图书馆学的形成和发展状况。毫无疑问,它是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时期,对中国后50年的图书馆学发展起了奠基作用,并

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军用主题词表》系列的专业表,目前已达15部之多;《中图法》的系列工具书也有十多部,而且还在增加中。上述两个编委会成功的经验与做法,反映了我国检索语言发展的新水平。

这次会议除进行了我国分类法、叙词表领域的学术研讨外,还展示了80年代末直到近几年各单位编制的分类法与叙词表。从展示的成果看,我国检索语言领域近几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而也推动了我国图书情报

事业的发展。

总之,通过这次会议,我们交流了信息,总结了经验,研讨了检索语言的发展,同时还展示了我国检索语言的编制成果,会议开得很成功。

以上归纳与总结,可能很不全面,仅供同志们参考。

谢谢大家!

* 作者为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长。

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1 1920~1937 年我国图书馆发展概况

图书馆学伴随图书馆事业的建立而形成和发展。本世纪初,图书馆在中国兴起。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全国各类型图书馆数量逐渐增多,并向社会开放。图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客观上需要图书馆学理论指导。国外图书馆学,尤其是美国图书馆学理论的输入和影响,加速了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我国第1代图书馆学家,如沈祖棻、胡庆生、戴光骞、李小缘、刘国钧和杜定友等人,陆续从美国等国学成回国。他们融合国外图书馆学理论,使之适合中国国情,并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造就了理论队伍。1920年,图书馆学的专业教育激发并助长了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势头。3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理论队伍逐渐扩大,并出现了自己培育的专业人才,如汪长炳、徐家麟、徐家璧、严文郁、陶述先、陈颂和章新民等。1929年,创办了图书馆学专业期刊《武昌文华图书季刊》。在这一园地上,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

于是,人们对图书馆学不再满足于经验总结和零散的知识描述,而开始考虑图书馆学学科建设,考虑全面而系统地构筑图书馆

学学科体系的问题。1921年人们开始探讨图书馆学要素。1935年,提出了理论图书馆学概念。1936年,巴特勒的《图书馆学引论》出版后的第三年就传入我国(李永安译作卜特勒的《图书馆学问题》^[1])。此外,还有金敏甫^[2]的《中国图书馆学术史》、程伯群^[3]的《比较图书馆学》、杜定友^[4,5]的《学校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与成人教育》、徐旭^[6]的《民众图书馆学》和陶述先^[7]的《图书馆广告学》等。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为儿童年,《图书馆学季刊》10卷1期(1936年3月)为此专设“儿童图书馆专号”,刊发了李文琦^[8]的《儿童图书馆经营与实际》等7篇论著,并在刊末附有“有关儿童图书馆问题之杂志论文目录”,共列有115条文献题录,包括:总论30条,组织与管理10条,建筑与设备3条,儿童读物研究45条,儿童读物选择7条,儿童图书流通3条,儿童读书指导17条。这些研究成果为我国图书馆学史、比较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统计,在这一时期已创办有47种图书馆学专业期刊^[9]。其中除1915年创办的《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和20年代创办的15种以外,均为30年代创刊,共发表图书馆学论文69篇(见下表)^[10],由此可见我国30年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繁荣景象。

年代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篇数	2	1	5	3	3	5	3	2	3	10	2	9	5	10	6

实际上,从论文问世角度来看,我国最早的图书馆学研究论文应产生于1917年,即该年江中考^[11]的《图书馆学序论》。有人认为此文也是我国第一次提出图书馆学名词的论文。至于专著,主要有文献^[12~23]12种。

由此可见,我国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相当活跃。特别是30年代,无论是论文数量还是专业期刊和专著种数,都远远超过学科形成的20年代。

2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要素说”的提出

有些图书馆学著作认为,“要素说”由陶述先于1929年提出,实际上最早提出“要素说”的应是刘国钧先生。1921年,刘先生^[24]在《儿童图书馆和儿童文学》之中指出,“一个完善的儿童图书馆必定要有三种要素:合法的设施、适宜的管理员和正当的书籍,三样之中,尤以书籍最为重要。”这是“要素说”的最早提法。

1927年,杜定友^[25]在《图书馆学概论》中说,“图书馆的设立,有三大要素:(一)要能够积极的保存。(二)要有科学的方法以处理之。(三)要能够活用图书馆,以增进人民的智识和修养。图书馆能够办到这三件事,方能称为完善。”

1929年,陈颂^[26]在《图书馆之书籍选择法》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提出,“图书馆之三大要素,是馆舍,馆员和书籍。在这三项中,而最能表示图书馆意义的,自然是书籍。”

1929年,陶述先^[27]在《图书馆广告学》一文也开篇明义地提出,“现代所谓新式图书馆,其要素有三:书籍、馆员与读者是也。有充分的书籍而无图书馆专门人才整理之,使无论何种图书,都有读者阅读,无论何界读者,均有适当的书籍,有了精明的馆员,然若无读者,则亦不能谓之图书馆。所以招徕读者是图书馆至重且要的事。”

1932年,杜定友^[28,29]在《图书馆管理法上之新观点》一文认为,图书馆的三要素是书、人和法。他说,“整个图书馆事业,其理论基础实可称为三位一体。三位者,一为‘书’,包括图与书等一切文化记载;次为‘人’,即阅览者;三为‘法’,图书馆之一切设备及管理方法管理人才是也。三者相合,乃成整个之图书馆。”同时,他强调图书馆的三个要素不是平等的,随时代变迁,理论中心也会有转移,即:藏书楼时期最注重图书,以为图书馆不过是搜集图书而已;第二时期以法为重,认为“有良善之方法,乃进而求阅览流通之便利,管理设备之周到”,第三时期是图书馆事业极其发达的时期,“书”既丰富,“法”亦讲究,于是转向注重于“人”。这是今日应有的新观点。这表明,在图书馆的三要素中,作者认为“读者”应是当时最要紧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他的这种观点很有见地。

1934年,刘国钧^[30]在《图书馆学要旨》中明确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图书馆成立的要素。他说:“图书馆成立的要素,若加以

分析,可以说是四种:(一)图书,(二)人员,(三)设备,(四)方法。图书是原料;人员是整理和保存这原料的;设备包括房屋在内,乃是储藏原料,人员、工作和使用图书的场所;而方法乃是图书所以能与入发生关系的媒介,是将图书、人员和设备打成一片的联络针。分别研究这四种要素便成为各种专门学问。”

刘国钧的“要素说”思想贯穿于二、三十年代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研究的始终,并为他1957年提出“五要素”说提供了理论基础,使得“要素说”成为今天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同时,由上述诸种提法也可以看出,虽然学科处于初创阶段,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还很有限,但具体明确和深入,已由“三要素”、“四要素”发展到“五要素”,并且都在朝从图书馆内部来揭示学科本质规律的方向发展。

3 图书馆学体系和结构的创建

起初,图书馆学科体系被称为“图书馆学分科”。虽然由于时代局限,没有明确提出图书馆学体系结构概念,但已为图书馆学建立了框架结构。到了30年代,已开始从科学体系角度来考察图书馆学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应有地位。比如李景新^[31]的《图书馆学能成一独立的科学吗?》就从科学体系发展演化入手,探讨了图书馆学的体系结构。该文第一、第二两部分的论题是:(一)序说——从科学的体系说到图书馆学;(二)图书馆学在近代科学中的位置。文中用了大量篇幅加以论述,说明人们已越来越认识到这门学科问世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当时代表性的认识主要有两种:

(1) 杨昭哲的图书馆学体系。1923年,在《图书馆学》中第1次涉及到了图书馆学的体系结构问题。认为“图书馆学的范围就非常的广大,无论如何,我们一个人尽毕生的力量也只能研究一部分,决不能研究全部分。图书

馆学的范围,既然很广大,图书馆学的分科自然也很众多。”于是他构筑了一个图书馆学学科体系(见图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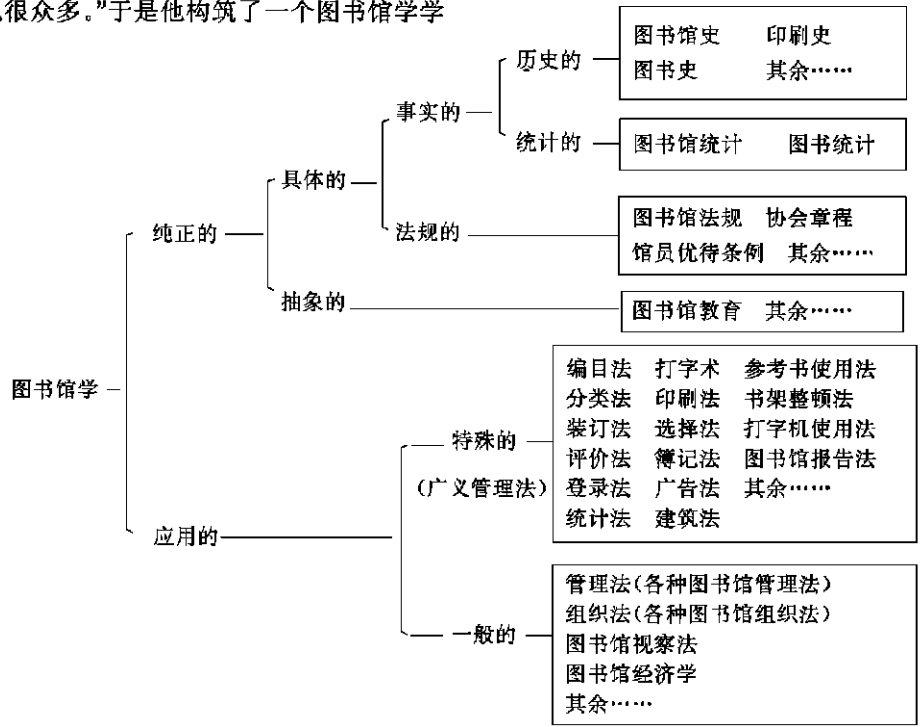


图 1 杨昭沅的图书馆学体系

(2) 李景新的图书馆学体系。1935 年,他在《图书馆学能成一独立的科学吗?》中研究比较了科学体系的发展,从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分类,到 19 世纪下半叶的皮耳生(Karl Pearson)知识分类,认为图书馆学应在科学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他说,“我们绝不能以过去的科学分类找不到‘图书馆学’这个名词,就认为图书馆学是科学的私生子。在数十年以来,科学范围之推广,有一日千里之势,于是科学这个名词,都当做能得有系统的精确知识讲,因之科学,就包括所有的学问,图书馆学当然不能例外。”^[33]他认为,“图书馆学所研究的范围,从狭义说,就是研究图书馆的整体,从广义说,就是研究图书馆以及和图书馆有关系的科学。”(见图 2)^[34]。图 2 与图 1 相比,内容显得更为具体、丰富和更加科学化,李先生的“纯正的”和“应用的”图书馆学归纳上升为系统的图书馆学,并把“纯正的”

和“应用的”图书馆学分别赋以“理论的图书馆学”和“实际的图书馆学”名称。把“纯正的”图书馆学中的“历史的”图书馆学游离出来,加以扩充,而变成与“系统的图书馆学”并列的“历史的图书馆学”。同时,在“实际的图书馆学”之下补充了“形式论”图书馆学内容。尤为可贵的是,李先生提出了“理论的图书馆学”并把图书馆学的原理和研究方法等划为了理论图书馆学范畴。所有这些对我国图书馆学学科建设仍具有现实意义。

4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探讨

在这一时期,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认识还存在较大的歧见。有的认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是一般科学的研究方法,有的看作是图书馆学的治学方法,有的则认为是上述两种观点的归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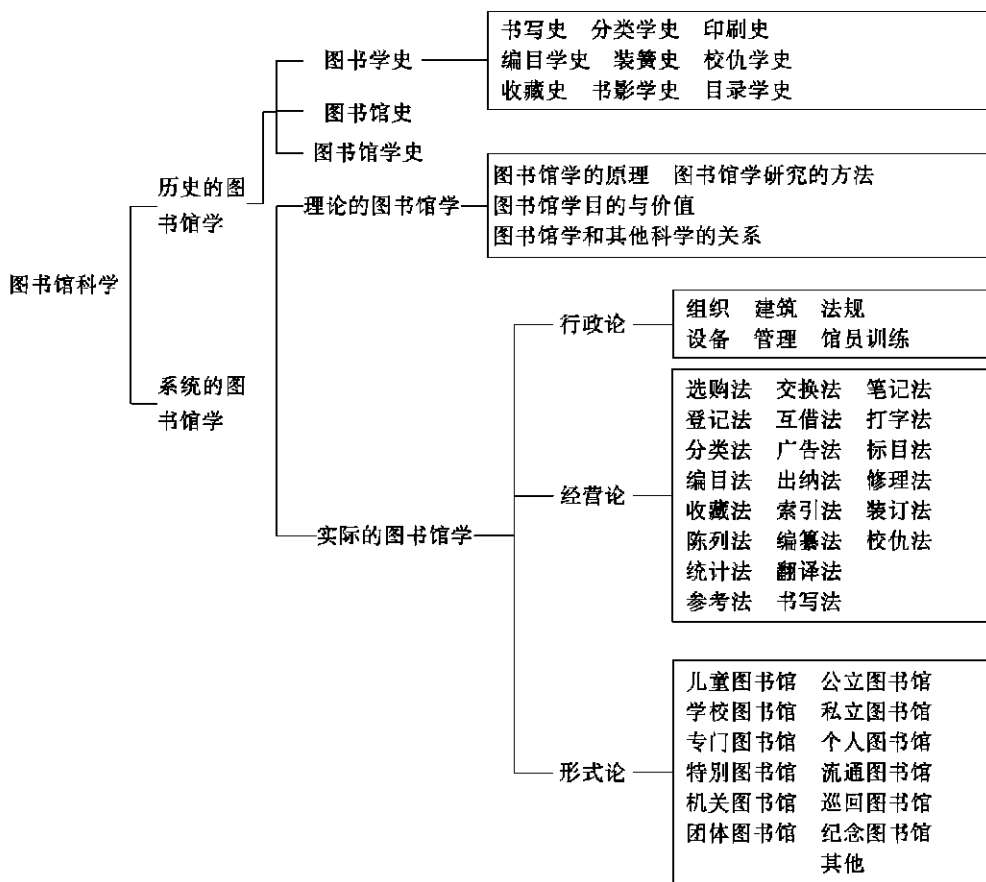


图2 李景新的图书馆学体系

(1) 认为图书馆研究以一般科学研究方法作为研究方法。杨昭蕙先生就持这种观点。1923年,他在《图书馆学》中把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分成归纳、演绎和证实3种方法,并做了以下解释:“(一)归纳 归纳是由特殊到一般,就是精详叙述——考察个别事实,使它毫无遗漏,然后由事实中间得个结果。至于考察的方法,自然离不了历史统计两种。历史属于纵的,是考察时间的事实,统计属于横的,是考察空间的事实,图书馆学关于历史方面,如图书馆史,图书史等,不乏专著。唯统计方面,研究的人很少,其实这种方法非常紧要,因为统计是近代的事实,如什么地方阅览人多,什么地方阅览人少? 什么书籍阅览人最多? 什么书籍阅览人最少? 都当随地调查,藉以考求它的原因结果。此外我们不但对于图

书馆内容应当考察,就是和图书馆学有密切关系的社会状况,人民心理,经济情形都得要考察,拿来做研究的材料,这都是关于归纳方面的方法。(二)演绎 演绎是由一般到特殊。就是从所收集和观察的事实,精细考察它的意义,用抽象方法,加以分类,使有组织,使有系统……图书馆学里边多种应用科学,如分类编目组织各法,都是说应当怎样,怎样好,条分缕析,教人遵守的。……设若没有演绎法,学问上必无系统可寻,事实上也无规范可守,前此用归纳法所收集的事实,也归于无用。(三)证实 证实是把一种学说,应用到事实以后,看它两下所生的关系是怎么样,这本是各种科学都应当遵守的法则,不过研究图书馆学的人,更其应当注重,因为这种科学的性质比别的科学有些不同,既不是宗教学空

谈玄理,使人信仰,又不是理化学,立有定则,屡试屡验,就是要把它应用到事实,看他结果怎样,若其有效,就继续下去,照这样办,倘若无效,就得要设法改良。……这种科学,现在尚未大告成功,亟待试验,试验有了结果,学问才有根据,所以证实一层,在图书馆学研究法里面,是很紧要的。”^[36]

1935年,李景新先生在研究观察、试验、分类、分析、归纳、假说、学说和定律等科学研究方法后认为,“图书馆学即所以研究图书馆学之根本原理及其应用者也,其研究若仅限于目录分类方法,书籍排列方法那几种机械的事,决不能洞识夫原理原则,故必用科学的研究法,方才成功。”^[36]于是他把图书馆学研究法区分为发生的方法、史料的蒐求与鉴别、分析与综合等3种方法。

① 发生的方法。“由天演的眼光看起来,无论什么东西,都有一段发生和进化的历史在。……用这个方法最少有三个好处,1. 明白图书馆真正原始的史源。2. 明白图书馆进展过程中的嬗变及其功用。3. 从图书馆的进化可以知道人类文化的活动真相。”^[37]可见,发生的方法实际上是历史方法。

② 史料的蒐求与鉴别。他认为,史料就是人类思想行事所遗留的痕迹。图书馆学研究所依靠的史料不是别的,正是图书本身。图书馆的使命就是收藏用,于是收集图书是第一步最重要工作,第二步就是鉴别,而鉴别可分为注解的鉴别、忠实的鉴别、精确的鉴别和来历的鉴别(如对图书出版日期、地址和作者姓名的鉴别等)4种。

③ 分析与综合。“今欲求图书馆学的原理原则,先须分析图书馆学的史料和事实,审其原因结果的关系,以知其有此结果,必生于彼原因,而明其实史和动作的范围、方法及应用……不先行分析,则不能发见原理原则,仅行分析,实不能说研究方法即算了事,必再行综合,将前所分析者,再合一为体,以明其全体的关系,定其结果,然后施之以实行才能够

成功。”^[38]

(2) 认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是学习研究图书馆学的方法。杜定友认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是由每个人所负的职责决定的。以此划分为普通的研究、专门的研究、片面的研究和分系的研究,普通研究是指社会上无论什么人,若想读书治学,都要学图书馆学,于是大中小学都要加图书馆学课程,师范学校设必修科,也可养成图书馆管理人才。专门研究是指图书馆学校或专业的专门学习,养成图书馆专门人才。片面研究指大型图书馆中馆员对自己专门的事务如分类、编目和装订所进行的研究,以及图书馆学院系的学生对图书馆学的专门问题(如某种历史或图书的历史等)进行的研究。分系研究是对图书馆学科中的专科研究,如儿童图书馆学系、法律图书馆学系和书目学系等。汪长炳认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不外乎参阅书籍和实地练习两种。即应学习图书馆学参考书籍和期刊,到图书馆进行社会实践,实地考察图书馆工作情况。这实际上是在向人们介绍图书馆学的学习方法,和杜定友的研究法是一致的。

(3) 认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应包含一般科学的方法和研究图书馆学所用的方法两种。俞爽迷在《图书馆学通论》的“图书馆学的研究法”一章中,完全承袭了杨昭哲和杜定友的认识,只是用了一句话加以联通。他说:“从上面所讲的三种研究——普通的、片面的、分系的——看来,可以知道这种研究方法,和其他科学研究法相同。现在就这三种研究的方法,加以分析的说明:(1)归纳……(2)演绎……(3)证实……;”^[39]徐家麟认为,“谋图作业学术化,其方法除应用治图学方法外,更须尽量用科学方法,及各学科独具而对此有效之方法。”关于图界利用其他学术界之方法以治事一节,如调查社会,便可采用最善之社会调查法,如应用统计,便择取最精之统计法,如其他,其道甚多,其例甚多。”^[40]

纵观上述,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第一

种认识是可取的,特别是李景新先生从分析科学研究方法入手来认识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已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开端。

5 图书馆学相关学科研究的展开

在这一时期,人们把相关学科叫做补助科学或辅助科学,对其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看法,广义看法把图书馆学以外的一切科学都看作图书馆学的相关学科,而狭义看法只把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看作是图书馆学的相关学科。但图书馆学和其他科学,特别是目录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统属关系却各执己见,莫衷一是。

(1) 杨昭哲的看法。1923年,杨昭哲^[41]在《图书馆学》中设立专章开始探讨这一问题。他说,“无论那一种科学,都和别的科学有连带关系,决不能独立。……图书馆学也是这样,并且这项学问内容丰富,和它有关联的科学,非常的多。广泛的说罢,图书馆以图书为主,……有某种图书,就要有某种科学的知识,简直和一切科学都有关系。严格的说罢,……因为管理和设备种种问题,和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尤有密切的关系。”^①关于图书馆学和社会学的关系,杨先生认为“社会学所以研究社会自然现象谋求所以改良的方法。图书馆是社会的产物,意在适应社会,又是社会的明灯,意在改良社会,研究图书馆学的人必定研究要怎样适应社会,然后图书馆才能存在,要怎样改良社会,然后图书馆才有存在的价值。图书馆不能离社会存在,图书馆学就不能舍社会学独立,可以说图书馆学,建筑在社会学的上面。”^②关于图书馆学和心理学的关系,杨先生认为,“图书馆所以适应社会,因此社会心理学也是研究图书馆学的人所应当研究的,普通图书馆要适合一般人心理,儿童图书馆要适合儿童心理,病院图书馆要适合病人心理,无论管理上设备上总以不违反利用人的心理为是。倘若违反人的心理,图书馆

本身不能存在,图书馆的目的更不能达到。可见图书馆学和心理学有密切的关系。”^③关于图书馆学和经济学的关系,杨先生认为,“经济的原则在以最少的劳费收最大的效果,图书馆也是这样,第一金钱要经济。价值太贵的图书难于购买,当特别保存,价值太贱的图书,易于损坏不可购买。第二时间要经济。订购图书,要格外迅速,收发图书要格外敏捷,不可故意迟延,浪费时间。研究图书馆学的应当知道这种经济的原则。除了这种原则以外,并且要考察各地经济状况,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当多备文学的图书,灭杀竞利的观念。这都是图书馆学 and 经济学有关系的地方。”

(2) 刘国钧的看法。图书馆学是教育学和社会学的分支,因为“图书馆是一种教育机关,所以图书馆不能有违反教育学原理。但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也是一种社会机关,它要应付社会上的民众,所以图书馆学要和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发生关系。这在图书馆推广和广告术上更为明显,就这一方面说,图书馆学是教育学和社会学的一支。”^[42]在他看来,目录学只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之一。

(3) 杜定友的看法。与刘国钧的看法相反,杜定友认为图书馆学决不是教育学的一部分,两者虽切有关系但不存在统属关系。在杜先生看来,图书馆和教育机构应当是并立的。他以世界上图书馆事业最发达的美国为例,在各地方组织中,图书馆和教育机构都并立。在每个城市中,除教育董事会外,都另有图书馆委员会;每个地方除有教育特税外,还有图书馆特税。他又在《比较图书馆学》序言中说,“按目录学(Bibliography),其源甚古,与图书馆学(library science)虽有密切之关系,实为二种科学。各有其独立性,研求目录学者固无需知图书馆学,而研求图书馆学者确不能不知目录之门径。”^[43]因此,杜先生认为目录学是图书馆学的相关学科。

(4) 李景新的看法。李先生认为,图书馆学不仅与其他科学有密切联系,而且是其他

科学的“管家”。他说,“图书是人类知识的科学,都是人类知识的结晶,而图书馆学又是研究人类知识结晶的科学,所以凡属人类知识的科学都与图书馆学有密切的关连。”而且“研究任何科学必须具备图书、参考群书,而其研究结果所得的成绩记载又必须交到图书馆来保管,所以我说,图书馆实为各科学的管家就是这个缘故。”^[44](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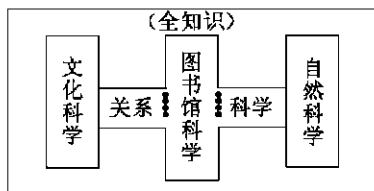


图3 图书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以上概述了我国图书馆学形成和发展的轨迹。虽然对图书馆学的认识是浅层次的,但却有开创之功。特别是杨昭愬的《图书馆学》第一次把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整体进行研究,可谓是图书馆学形成时期的代表作。到30年代产生了李景新的《图书馆学能成一门科学吗?》和刘国钧的《图书馆学要旨》等论著,开始把图书馆学置于科学体系中去考察,研究视角已大大拓宽。所有这些对我国当代图书馆学的发展路向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卜特勒著,李永安译.图书馆学问题.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1936,8(1):3~34
- 2 金敏甫.中国图书馆学术史.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1928,2(2):1~14
- 3,21 程伯群.比较图书馆学.上海:世界书局,1935
- 4,22 杜定友.学校图书馆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 5 杜定友.图书馆与成人教育.上海:中华书局,1933
- 6,23 徐旭.民众图书馆学.上海:中华书局,1935
- 7,27 陶述先.图书馆广告学.文华图书馆学季刊,1929,1(3):241~249
- 8 李文琦.儿童图书馆经营与实际.图书馆学季刊,1936,10(1):1~30
- 9 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台湾:204~209
- 10 卿家康.20世纪上半叶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概述.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89,(1):56~57
- 11 江中考.图书馆学序论.交通日报,1917-06-16
- 12,32,35,41 杨昭愬.图书馆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 13,25 杜定友.图书馆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 14 杜定友.图书馆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 15 李小缘.图书馆学.(江苏大学讲义)南京:第四中山大学,1927
- 16 沈学值.图书馆学ABC.上海:中华书局,1928
- 17,30,42 刘国钧.图书馆学要旨.上海:中华书局,1934
- 18,39 俞爽迷.图书馆学通论.南京:正中书局,1936
- 19 喻友信.实用图书馆学.上海:中国图书馆服务社,1937
- 20 图书馆学函授讲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24 刘国钧.儿童图书馆和儿童文学.见: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6
- 25 陈颢.图书馆之书籍选择法.文华图书馆学季刊,1929,1(2):117.
- 28,29 杜定友.图书馆管理法上之新观点.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1932,1(9):23~24
- 31,33,34,36~38,44,李景新.图书馆学能成一独立的科学吗?.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季刊,1935,7(2):263~302
- 40 徐家麟.论国作业之学术化与事业化.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1933,5(2):183~185
- 43 倪波,荀昌荣.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天津:南开大学,1986:327
- 45 周文骏.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概况和发展趋势(IFLA 稿件)1996.
- 46 周文骏.第三次上大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编后漫笔.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2,(2):9~11

戴煜滨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士研究生。通讯地址: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邮编100871。

(来稿日期:1996-04-15。编发者:丘峰。)